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張其成



續吳郡志卷下

神仙傳

王瑋玄傳

王瑋玄不知何所人也得道居林屋山洞室中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林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世之道瑋玄以流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也崇行之大驗仕爲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政化自洽著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之授隱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紫戶之術而昇天矣

真誥云是楚莊王時侍郎授道於王君出真仙道經

韓崇傳

韓崇字長季吳郡毘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術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韓崇可謂百鍊不消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授以隱解法得法入大霍山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

按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紹平初

爲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卽袁紹高祖也
晉世又有馮夷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韓旣隱解必是託尸
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冢疑如桃君
或卽是此虛壙而世呼爲孫策將韓當冢也

琴高傳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
涿郡閒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
齋潔待於水旁設祀果乘赤鯉之魚來至祠中且有萬人觀
之留一月入水去

劉向讚曰

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頰鯉入藻清

繩身君子卷一
冲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按吳地志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兩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鯉騰飛宛轉駕空上昇故姑蘇有乘魚橋詳見郡志今宣州有琴高釣臺

四皓傳

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公角里先生四人當秦之世商頷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漢高祖卽位聞其名而召之不至後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不聽呂后使人謂張良曰上欲易太子君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太子誠能卑辭安車迎以爲客此一助也四人從太

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驚問曰我求公避逃
在今何爲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臣等義不辱今太
子仁孝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公調護之四人爲壽已畢趨
上目送之後太子登極彼人已知不欲再往遂隱蘇之洞庭
俱得長生之術不知所終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隱居夏里修道角里姓周名術
字元道河內軹人綺里姓季其字也今太湖之東北九里
有東邨卽園公所隱之所包山中有黃公井石橋有綺里
馬跡祿里邨卽今之角頭也世稱四皓云

王遠傳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皇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追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平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爲方平築道室朝夕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曰吾期運當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復救下著地但悲嘯而歎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

解如蛇蛻去也方平去百餘日耽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蛻去也方平東入蒼括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真人領仙士一萬五千人鎮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

按志州圖經云禹廟景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舊名仙都宮宋眞宗咸平元年賜太宗御書一百二十卷景德元年賜今額

蔡經傳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生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狗竇中過爾告以要言

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果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甕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閒以候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簫管之聲遠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游冠朱衣虎頸鞞囊五色之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秉五蓋之車駕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上行也

既知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此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謹願未卽去爾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家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

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桑田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而見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醖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其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與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

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指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指經背心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人鞭不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從隨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鍼不正不可教於重道也當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

邪鬼食血作禍祟者使君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其鬼君心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術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術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住崑崙往來羅浮山括倉山此三山上皆有宮殿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來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聞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人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於陳尉家今四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蔡經宅在蘇州朱明寺西出神仙記

吳地記云經幼學■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真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赤鬚子傳

赤鬚子鄆人鄆中傳世見云秦穆公之魚吏也數言鄆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往吳中十餘年莫知所之抱朴子曰以其髭鬚皆赤故名志載赤松子穹窿采石脂事卽此

劉向贊曰

赤鬚去鄆奚憇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試巨年

魏伯陽傳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
養性時人莫知之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
心不盡乃試之曰此丹今雖成當先試之今試飼犬犬卽飛
者乃服之若犬死者則不可服也伯陽入山特將一白犬自
隨又有毒丹轉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暫死故伯陽便以毒丹
與白犬食之卽死伯陽乃問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旣成
而犬服之卽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
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違世俗委家人山不得仙
道亦不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乃服丹丹入口卽
死弟子顧相謂曰作丹欲長生服之卽死當奈何獨有一弟
子曰吾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無有意乎亦乃服丹卽復死

餘二弟子乃相謂曰所以作丹欲求長生今服卽死焉用此
爲若不此自可數十年在世活也遂不服乃共出之山欲
爲伯陽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後伯陽卽起將所作丹
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因逢人入
山伐木乃作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二弟子方迺懊恨伯陽
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自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
以論作丹之意而傳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
其大旨也

負局先生傳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閒人常負鏡局徇吳
民中銜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得無有疾苦者輒許紫丸